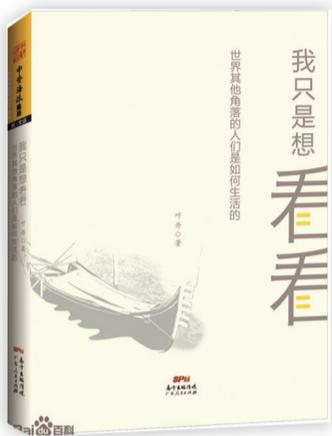


超薄阅读

你想去旅行
请带上这本书

作者:叶丹
出版社:广东人民出版社

《我只是想看看: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》是旅行作家叶丹的最新作品。她辞去稳定且高薪的工作,去世界各地看看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。

翻开这本书,柔软的纸张马上俘获你的心,一页页文字中透露出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,她遇到的人是多么友好,相信你会嫉妒叶丹的。

【试读】 凡·高的小镇 。

联系不到巴黎的房东,却被路过的眼镜儿男安顿了行李,于是我从一个倒霉蛋儿摇身变成了幸运的旅行公主。更幸运的是,一位正好在巴黎的女性朋友“捡”到了我,并把我带到了奥维尔小镇。这里是凡·高最后待的地方。

我对小镇是有情结的,希望从生到死都能在一个地方。

奥维尔小镇上,到处都有凡·高当年的足迹。

我梦里的小镇是这样的:安静,人少,大家是彼此都认识、家家都相熟的那种邻里。有明显的四季,至少植物的种类是多样的,色彩会随着季节而变化。建筑不是以高矮论的,要有历史。所谓历史,并不是动辄上千年上百年的历史,破烂不堪、无人居住的房子,而是外观简洁内里实用的几代人共同的生活空间。走进一户人家,随便一个墙角就放着主人奶奶的奶奶用过的落地灯,日常的锅碗

盆碟都是至少服务了三代人的,桌上的鲜花、碗里的香料都是院子里随手摘的。

镇上的路是石子的,青石板的也行,反正是那种能衬托出马蹄声的、雨后更是别有质感的路。有教堂的钟声,后山上奔跑的孩子,通往铁轨或者湖边的羊肠小道,有时被芦苇遮挡、有时被荆棘杜鹃覆盖的院墙,每天下午固定时间飘出香味的面包店,小到只能容纳一张桌子的咖啡馆,有技艺高超的医生和美貌温柔的护士的诊所,还有,只有课业没有压力的学校,从幼儿园到高中……

奥维尔小镇里设置了26幅凡·高的画作与原景的对照图,以至于每走几步就能看见一处。站在画前望向建筑,自然会想象他当年绘画的时候站在这里的样子。不知道那时候镇上的人是不是也这么少?一切是否也都如此宁静?

《蔬菜教室》看书识蔬菜



作者:内田悟(日)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内田悟今年62岁,日本筑地御厨店长,与蔬菜打了30多年交道。他了解蔬菜,谙熟每种蔬菜的最佳食用方法。为了让消费者能更加了解蔬菜的魅力,2007年起他在经营本业之余,还开办了免费的“蔬菜教室”,简洁地告诉民众蔬菜最适当的挑选与处理方法。

在内田悟的《蔬菜教室》中,他亲自解说什么蔬菜要在什么季节吃、要怎么洗、怎么切、怎么煮,更重要的是要怎么吃才会更好吃!书中详细介绍了22种常见秋冬蔬菜的季节、特点、保存方法等基本常识,并根据蔬菜的口感和味道,教你怎样利用不同部位制作出让一人吃就会上瘾的111道特色料理。

独家连载



《平原客》

作者:李佩甫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,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,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,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,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23 矛盾初现

罗秋旖跟李德林的矛盾是从婚礼那天开始的。他俩的婚礼虽然简单,却举行过两次,一次在省城,一次在乡下。

那时,李德林研究生毕业刚留校,罗秋旖也刚刚大学毕业被分到省直的一个单位工作。林学院的罗教授新分了一套大房,就把原来的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,留给罗秋旖。布置新房所需的一切,也都是罗家拿的钱。

省城的那次婚礼,是罗家出面举办的。由于是娘家人出面,一切都按罗秋旖的意思,范围很小,只邀请了几个亲朋好友,还有作为证婚人的吴教授,在饭店里请了一次客,简简单单的。

两个人结婚后,李德林一直闷闷不乐。房是罗家的,结婚的所有费用也都是女方出的。他作为男人,心里很不舒服。

一天晚上,罗秋旖问:“你怎么了?”

李德林说:“没咋。”

罗秋旖说:“没怎么,你拉着个脸。说话呀?”

李德林闷了一会儿,说:“咱都结婚了。总得……跟家里说一声吧?”

罗秋旖很诧异地问:“不是让你给家里打电话,请父亲来参加婚礼吗?”

李德林说:“父亲岁数大了,腿也不好,再说……”

罗秋旖说:“那你的意思呢?”

李德林眼巴巴地望着她:“秋旖,跟我回去一趟吧。”

罗秋旖说:“回乡下?有……这个必要吗?”

李德林固执地说:“有必要。我得跟家里说一声。”

罗秋旖不明白,李德林嘴里的“说一声”,跟她所理解的“说一声”是不一样的。

罗秋旖突然就火了,说:“你站起来!一个学者蹲在地上,像什么样子?”

两个人接触时间长了,罗秋旖发现,他有一个很坏的习惯:思考问题的时候,喜欢蹲在地上。

李德林怏怏地站起身来,突然说:“你不会是嫌我家穷吧?”

罗秋旖怔了一下,上前抱住他,说:“亲爱的,你怎么能这样想呢?我嫁的是一个‘小麦之父’。我怎么会嫌你穷呢?不就是回乡下吗?我跟你回去。”

李德林流着泪说:“这次,如果你不

跟我回去,我以后也就没脸回去了。”

罗秋旖睁大眼睛:“有这么严重?”

李德林说:“我欠着乡人的情。我上大学时,老村长树山伯在村里当众宣布:德林是咱村的第一个大学生,人小力薄的,出门在外,咱得帮衬他一下。头一条,他名下的地,队里不能收回去,得给他留着,收多收少是个补贴。第二条,家家户户,多多少少的,给添个路费……现在我读了研,也结婚了。如果不回去告知一声,他们会认为我看不起他们。”

罗秋旖大大方方地说:“你为什么不早说?咱回去,多买些礼物。这行了吧?”

刚过年,他们夫妻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,高高兴兴地回村了。

到了村口,挂在老柿树上的两挂鞭响了,噼里啪啦的,硝烟四起。紧接着,村里拥出来一大群人,把他们围在中间。人们咋咋呼呼地喊道:“回来了!都回来了!德林回来了,新媳妇也回来了……老天,这城里人就是白,咋跟仙女一样?!”

李德林被乡人围在中间。他挨个跟人打招呼,如鱼得水地应酬着,按辈分给人敬烟……罗秋旖也被村里的女人簇拥着、夸赞着……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奉承话,夸得她头都晕了。

当他们二人被簇拥着快走到家门口时,只见一个脸抹得像妖怪似的老头,一瘸一拐地被众人推出来。李德林紧走几步,上前叫道:“爹。”转过头对罗秋旖说:“这就是咱爹。”

罗秋旖呆了。只见那小个老者脸上横一道斜一道,全是锅灰和黄、红颜色。他头上顶着个虎头帽,脖子上挂着大蒜、辣椒和红枣,就像刚从马戏班里出来的小丑。一群汉子抓着他的胳膊,推推搡搡的,就像押犯人。他笑着,看上去丑陋极了。罗秋旖靠近李德林,低声说:“怎么能这样?这不是欺负人吗?太不像话了。”李德林低声说:“这是乡俗。你别在意。”那瘸老头用近乎巴结的眼光望着罗秋旖,说:“回来了,回家吧。”

再往前走,院门口放着一个火盆,几个女人叫道:“快,跨火盆,从火盆上跨过去。”

罗秋旖很不舒服。她想,这都什么年代了,还搞这一套?她不想跨,可她被几个女人硬按着从火盆上跨了过去。